

一名普通战士,退伍28年来,潜心研究春小麦、水稻育种的跨纬度种植,收集整理3万份水稻、小麦种质资源,建立了全球首个私人种源库,解决了春小麦抗倒伏的世界难题,取得了再生稻、北稻南移等突破性的成果,累计为国家增产粮食10亿公斤……这一系列堪称奇迹的创造者,叫周晓东。

## 军营里走出的育种专家

■ 鲍建建  
中国国防报记者  
乔振友

虽然脱下军装离开农场,他却与种子“绑定”终生——

“我相信种子的力量,相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”

1990年,周晓东光荣退伍,回到老家辽宁沈阳。此前3年里在部队农场与农田的“亲密接触”,已让他与种子结下不解之缘。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尝过饥饿的味道,深知民以食为天、国以农为本,每一寸耕地都连着国计民生。“我相信种子的力量,相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。”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、思考和调研,他走上了从事选育小麦新品种的科研之路。

未受过系统培训的周晓东,在科研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。那段时期,他家里的花盆种的是麦苗,桌上摆的是麦种,地上堆的是麦秆,书柜里装的全是关于小麦的书。春天,他蹲在试验田里记录试验数据;夏天,他和专家一起给自己的小麦品种测产;秋天,他背起行囊到海南、云南、四川等地实地考察。为了掌握前沿的育种技术,他自费参加国内外各类农业新技术交流会、研讨班,到处搜集育种资源。

几千个日夜,数百次试验,几麻袋试验数据,见证了周晓东的坚定与执着。2004年底,周晓东选育成功了我国第一个抗倒伏小麦新品种“铁杆小麦”,将黑龙江省的小麦产量从亩产500斤提高到1000斤。

2009年全国春小麦早熟组区域试验,12家科研单位提供的参试品种,只有周晓东的“沈太2号”通过验证。2010年6月,国家农业部科教司确定在辽宁为周晓东建立“晓东育种实验室”,国家相关部委给予立项支持。

在利益与公益面前,他坚定地选择后者——

“不能光想自己的钱袋子,要多想想老百姓的米袋子”

其实,种子行业内很少有人愿意研究小麦育种,因为小麦属于自花授粉作物,农民第二年就可以留种,造成育种单位没有效益。因此小麦育种历来都是公益事业,由国家农业科研部门主持。

但作为“个体科研户”,20多年来,周晓东坚持把公益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。因为他选育的春小麦新品种得到老百姓的自然推广,业内同行都说他选育的是“雷锋牌”小麦。周晓东却说:“虽然搞育种也是市场经济,但不能光想自己的钱袋子,要多想想老百姓的米袋子!”2012年,他将20多年来收集、整理出来的3万份小麦种质资源,无偿捐给我国小麦主产区黑龙江农垦总局。

这些年,周晓东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粮食产业,了解到我国北粮南调这种状态将持续很长时期。他想,北粮南调路途遥远,运输、保存成本高,为什么不能用科技手段实现北稻南移?他开始在海南三亚的水稻国家公园进行北稻南移试验,种植了6个品种的东北水稻480亩,让当地百姓尝到了原汁原味的东北大米。

周晓东的爱人在海军服役,常和他讲起南海岛礁守岛官兵缺少淡水和新鲜蔬菜的困难。为支持部队建设,他把家搬到三亚,利用专长研究解决官兵困难。

他在自己的试验区里养猪、养鸡、育苗、种菜,累计为西沙岛礁的官兵免费送去新鲜蔬菜12万多斤,猪肉和鸡蛋各1万多斤。2014年,他还给官兵送去先进的水稻淡化机,并带去泥土、肥料和种子,教岛上官兵就地种植蔬菜。如今,已有4个海岛的官兵吃上了自种的新鲜蔬菜。

周晓东说:“每当我走在绿油油的田野上,就好像又回到绿色方阵中。在这里,我依旧是一个战士,为了守卫国家的粮食安全,矢志不渝,奋斗终身!”



照片由作者提供  
本版制图:张锐



## 讲述·老兵心路

申维清:1929年出生,山西襄垣人,1947年参加革命,淮海战役时为中野6纵16旅46团地连战士。

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后方的《淮海战役烈士英名录》上,镌刻着31006名烈士的名字。在一面墙的正中间,记者找到了“金好义”这个名字。

申维清告诉记者,为了找到这个名字,他足足跑了三趟。金好义牺牲时,申维清就在一旁。时至今日,他还清楚

记得,金好义中学毕业,“当时是连队里文化水平最高的。”

金好义牺牲在以惨烈著称的大王庄战役中。申维清回忆,他们被敌人从大王庄打退后,坚守在小王庄。

敌人见状,调来了3辆坦克。一吋之间,机枪步枪没有了用武之地,好在他们手中有之前缴获的两枚火箭筒。接到团长的命令后,班长金好义上前观察敌情。就在金好义组装火

箭筒时,敌人发现了他,一枚子弹击中了金好义,他壮烈牺牲。一旁熟悉火箭筒操作的排长不顾危险,上前接替金好义,把火箭筒调整了一下方向,打中了一辆坦克。另外两辆坦克被火箭筒的威力吓住,灰溜溜地逃了。

“前面的人牺牲了,后面的人不管是谁,一定会顶上去继续战斗,要不怎么去消灭敌人?”申维清说。

果当时还有水,然后用白布把遗体包裹起来——如果还有白布。埋好遗体后,再根据烈士棉衣里写有的姓名、家乡等信息,写好木牌,为其立碑。

就在查看烈士棉衣时,邵淦溪发现,很多烈士的口袋里都有钱包,钱包里面是“可怜”的一点钱和一张纸条,纸条上写着一句话: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”。没有人留下明志抒情的遗书,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”成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遗言。鲜血染红了纸

条,映衬得这句话越发夺目鲜艳。

“这样的情况非常多。”邵淦溪说,也有牺牲时还不是党员的烈士,纸条上面就写着“请把钱带给我的家人”。战斗结束后,邵淦溪和大家都喝尽所能完成烈士遗愿。

“我一生都为这些场景所感动,对我也是一种激励。”感动和激励的传承没有间断,邵淦溪在部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,“最后一次党费”的故事,也成为他后来一直用来教育连队战士们的生动教材。

## 一线·动态传真

“吴老,我又来看您啦!”  
1月15日上午,记者再次走进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槐窝村吴洪甫家时,发现院落里的景象和3个月前记者初来时完全不一样了:屋顶和门窗进行了修缮,院落及围墙做了硬化,整个院落焕然一新。

“这是县政府去年年底帮我们修建的。”吴洪甫笑着对记者说。上世纪60年代,吴洪甫曾两次参与击落美制U-2型高空侦察机,荣立一等功。退伍后他为保守秘密甘当普通农民。他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,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,他也因此被评为“最美退役军人”。

荣誉,虽然迟到,但不会缺席。隐姓埋名37载后,众多荣誉和关爱涌向78岁的吴洪甫。“你今天来的正好,明天他就要去石家庄参加‘河北好人’的颁奖仪式。”一旁的广宗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贺

# 他们,从淮海战场走来

■ 刘士春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杨明月

1月9日,徐州,凤凰山麓,雪花纷飞。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前,纪念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,700多名各界代表在纪念馆前整齐列队,庄严肃立。其中,有两位须发皆白的老兵代表,他们都曾参加过70年前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、歼敌最多的大决战。

“当战斗结束时,记忆的战斗就开始了。”老兵的记忆中存有那些无法忘记的战争,他们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关于战争的记忆。纪念仪式结束后,记者走进徐州的3个干休所,采访了4位亲历淮海战役的耄耋老兵,通过他们的讲述,去重温那段烽火岁月,重拾那段战争记忆。

——编者

## 勇士的本能:班长牺牲了,排长补上去

申维清:1929年出生,山西襄垣人,1947年参加革命,淮海战役时为中野6纵16旅46团地连战士。

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后方的《淮海战役烈士英名录》上,镌刻着31006名烈士的名字。在一面墙的正中间,记者找到了“金好义”这个名字。

申维清告诉记者,为了找到这个名字,他足足跑了三趟。金好义牺牲时,申维清就在一旁。时至今日,他还清楚

记得,金好义中学毕业,“当时是连队里文化水平最高的。”

金好义牺牲在以惨烈著称的大王庄战役中。申维清回忆,他们被敌人从大王庄打退后,坚守在小王庄。

敌人见状,调来了3辆坦克。一吋之间,机枪步枪没有了用武之地,好在他们手中有之前缴获的两枚火箭筒。接到团长的命令后,班长金好义上前观察敌情。就在金好义组装火

箭筒时,敌人发现了他,一枚子弹击中了金好义,他壮烈牺牲。一旁熟悉火箭筒操作的排长不顾危险,上前接替金好义,把火箭筒调整了一下方向,打中了一辆坦克。另外两辆坦克被火箭筒的威力吓住,灰溜溜地逃了。

“前面的人牺牲了,后面的人不管是谁,一定会顶上去继续战斗,要不怎么去消灭敌人?”申维清说。

## 烈士的遗愿:交纳“最后一次党费”

邵淦溪:1929年出生,山东新汶人,1945年参加革命,淮海战役时为华野7纵21师63团组织干事。

革命时期,“最后一次党费”的故事有很多版本,至今仍屡屡见诸报端。邵淦溪讲述的,是他亲眼所见的一个版本。

邵淦溪回忆,一次战斗结束,他和一位副指导员、一位通信员一组,负责掩埋烈士遗体。战场上掩埋遗体简单快速,首先是把烈士的脸洗干净——如

果当时还有水,然后用白布把遗体包裹起来——如果还有白布。埋好遗体后,再根据烈士棉衣里写有的姓名、家乡等信息,写好木牌,为其立碑。

就在查看烈士棉衣时,邵淦溪发现,很多烈士的口袋里都有钱包,钱包里面是“可怜”的一点钱和一张纸条,纸条上写着一句话: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”。没有人留下明志抒情的遗书,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”成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遗言。鲜血染红了纸

条,映衬得这句话越发夺目鲜艳。

“这样的情况非常多。”邵淦溪说,也有牺牲时还不是党员的烈士,纸条上面就写着“请把钱带给我的家人”。战斗结束后,邵淦溪和大家都喝尽所能完成烈士遗愿。

“我一生都为这些场景所感动,对我也是一种激励。”感动和激励的传承没有间断,邵淦溪在部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,“最后一次党费”的故事,也成为他后来一直用来教育连队战士们的生动教材。

## 班长的敏锐:亲手抓获国民党少将

徐飞:1929年出生,江苏射阳县人,1945年参加革命,淮海战役时为华野6纵18师52团警卫班班长。

徐飞所在的52团在淮海战役中抓获了国民党3位将军。其中,两位是中将,一位是少将。这名少将,就是徐飞亲手抓获的。

那是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,徐飞所在部队暂时驻扎在徐州南边的一个镇子。一天,徐飞注意到附近进进出出的一人,走路的姿势不像个老百姓,反倒像个军人。敏

锐的徐飞立刻向附近的村民打听,村民告诉他,那个人每天天一亮就出去,晚上才回来。徐飞听后,更加觉得这个人可疑。

一天晚上,确认对方没有出门后,徐飞带人把他的住所围住,把他带了回去。没想到审问后有了意外惊喜,原来对方竟是国民党的一名少将。

徐飞还说起当时战场上的一件“有意思”的事。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,两军的饮食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我方有很多支前民工送来粮食,甚至还有腊肉和

大饼。国民党军队空投食物的误差很大,很多甚至投到我军阵地上。饥肠辘辘的国民党士兵开始寻找所有能吃的东西,野菜也被拔光了。有时双方阵地距离很近,解放军就冲着对面大喊:“吃饭啦!”不久,就有国民党士兵偷偷爬过来吃点东西——饭可不是白吃的,必须得画点工事图作为交换。

“他们回去后还会告诉别人解放军这边有饭吃,可以继续瓦解敌人。”徐飞笑着说。

## 医生的感动:村民把解放军伤员当亲人

李达春:1930年出生,江苏射阳县人,1946年8月参加革命,淮海战役时为华野12纵队第5野战医院助理医生。

李达春做战地医生多年,在回忆淮海战役时,他想起了一位因被伤风去世的青年。“他不该死”这句话,李达春说了一遍又一遍。

李达春至今还记得,那人身材魁梧,

身体很结实,得的不是致命伤,只是大腿处被一颗子弹贯穿。但他不幸感染了破伤风,“当时伤员一旦染上破伤风,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。”这位患者感染了两天后就不幸去世。

李达春介绍,淮海战役时,所谓的战地医院就是在村民家里临时搭建的医疗救护小组。伤员散居于几个村落,日常照顾全

## 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吴洪甫——

# 昔日隐姓埋名 今朝关爱满身

■ 王健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杨明月

相佳说,自去年11月吴洪甫当选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后,吴洪甫成了“大忙人”。可在吴老看来,“不管受到多少表彰,都是对我的鞭策。”最近一段时间,他已经为村里和村里的小学生们讲述英雄故事20多场。

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,但吴洪甫一直挂念着老部队“英雄营”。去年11月趁着在北京录制节目,他特意挤出时间专门去了趟老部队。虽然只待了一个多小时,可吴老依旧很满足。“这就是我和现任营长的合影。”吴老特意翻出手机中的照片给记者看。

去年年底县领导来家里慰问时,吴老还收到了一件非常合他心意的礼物——县人武部赠送的一件迷彩军大衣。吴老把大衣放在衣柜的最顶端珍藏,在记者的请求下才取下来,高兴地穿在身上留了张影,“军大衣就是比一般的棉衣暖和。”

在客厅里,记者发现墙上新挂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,上面写道: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”,看落

款是一位徐州的老兵特意写给吴老的。吴老说,如今有很多不相识的老兵主动联系他,向他表示敬意。同时,社会各界也给了他们家很多关爱,去年10月天津的一个公益组织,专门给家里送来了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等家电。最近一段时间,吴老的老伴刘慧文因为冠心病在邢台市第三医院住院。按照规定,刘慧文是在市里而非县里就医,不能全额报销,但广宗县人社局考虑到吴洪甫家里的情况,决定让刘慧文先在医院按规定报销,剩余费用回到县里报销。

“我现在想让她考上大学后去当兵。”和记者聊起新一年的愿望时,吴洪甫说就想让孙女去当兵。一直以来,因儿子眼部受伤,家里没能再有人去参军成为吴洪甫最大的遗憾。吴洪甫说,他已经和孙女聊过一次,趁着过年准备和她再多沟通沟通,让她更加了解军营、爱上军营。

不过,这还不是吴洪甫新一年里最期盼的事。2019年,他最大的愿望是邀



申维清



邵淦溪



徐飞



李达春

请同时被评为“最美退役军人”的天津企业家王贵武来槐窝村投资,带动槐窝村致富,为此,他和王贵武一直在进行电话沟通。在吴洪甫看来,贫困的村子能发展起来,村民们能过上好日子,比获得什么荣誉都让他高兴。

下图:吴洪甫高兴地穿上了军大衣。

刘小龙摄

